



高島易斷 占斷破解

[日] 高島嘉右衛門 著
[清] 王治本 译
曾子恒 校注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s & Translation Press

易占范本教科书
真切地再现了东汉即已失传的古占法

高島嘉右衛門：如文王拘而演《周易》；
如朱熹得“肥遜”，君子识时而退。在日本
有“易圣”之称，但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易
学家，而且是一位朝野瞩目的参政人物，面
谒各省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乃至日本天皇。





易占范本教科书法

[日]高島嘉右衛門著
[清]王治本译
曾子恒校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岛易断 占断破解 / (日) 高岛吞象著 ; (清) 王治本译 ; 曾子恒校注.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17-0539-6

I. ①高… II. ①高… ②王… ③曾… III. ①周易 -
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9153号

高岛易断 占断破解

出版人 和 龚
责任编辑 董 巍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单西斜街36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010) 66509236 (总编室)
 (010) 66509405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10毫米×1025毫米 1/10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44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8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目 录

序	9
一、作者序	9
二、栗本锄云序	15
三、副岛种臣序	16
四、译者序	17
五、编校者注	18
高岛吞象传略	20
高岛吞象易经筮法揭秘	23
周易上经	27

01 乾为天	28	04 山水蒙	54
元亨利贞。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30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56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31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56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32	六三：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57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33	六四：困蒙，吝。	58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34	六五：童蒙，吉。	59
上九：亢龙有悔。	35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60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35		
02 坤为地	36	05 水天需	61
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初六：履霜，坚冰至。	38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62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40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63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41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63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41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65
六五：黄裳，元吉。	42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66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43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66
用六：利永贞。	44		
03 水雷屯	45	06 天水讼	69
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46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70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49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71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50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72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50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72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51	九五：讼元吉。	73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52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74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76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118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77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119
六三：师或舆尸，凶。 78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119
六四：师左次，无咎。 78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121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79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80	
08 水地比 82	14 火天大有 122
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初六：有孚惠心，无咎。有孚惠心，终来有它吉。 83	元亨。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84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123
六三：比之匪人。 84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124
六四：外比之，贞吉。 85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125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85	九四：匪其彭，无咎。 126
上六：比之无首，凶。 87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126
09 风天小畜 88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127
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89	15 地山谦 128
九二：牵复，吉。 90	亨，君子有终。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90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129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91	六二：鸣谦，贞吉。 130
九五：有孚惠心，富以其邻。 92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131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93	六四：无不利，撝谦。 131
10 天泽履 95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132
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 96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133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97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太君。 97	16 雷地豫 135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98	利建侯行师。
九五：夬履，贞厉。 99	初六：鸣豫，凶。 137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100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137
11 地天泰 101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138
小往大来，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103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138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103	六五：贞疾，恒不死。 139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105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140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106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106	17 泽雷随 141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107	元亨利贞，无咎。
12 天地否 108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142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110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143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110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144
六三：包羞。 111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惠心，以明，何咎？ 144
九四：有孚惠心，惠心勿恤，吉。 112	九五：孚惠心，吉。 145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112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146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114	
13 天火同人 115	18 山风蛊 148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116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六二：同人于宗，客。 117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150

六四：至临，无咎。	158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198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159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199
上六：敦临，吉，无咎。	160		
20 风地观	161	26 山天大畜	201
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164	初九：有厉，利己。	202
六二：窥观，利女贞。	165	九二：舆说輶。	203
六三：观我生，进退。	166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204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166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205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167	六五：穀系之牙，吉。	206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167	上九：何天之衢，亨。	207
21 火雷噬嗑	169	27 山雷颐	208
亨，利用狱。		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171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209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171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210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172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211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173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212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173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213
上九：何校灭耳，凶。	174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214
22 山火贲	175	28 泽风大过	215
亨，小利有攸往。		栋桡。利有攸往，亨。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176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216
六二：贲其须。	177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217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179	九三：栋桡，凶。	218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179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218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180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219
上九：白贲，无咎。	181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220
23 山地剥	182	29 坎为水	221
不利有攸往。		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183	初六：习坎，入于坎窔，凶。	222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184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223
六三：剥之，无咎。	184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窔，勿用。	223
六四：剥床以肤，凶。	185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224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185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225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186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225
24 地雷复	188	30 离为火	227
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利贞，亨。畜牝牛，吉。	
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189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229
六二：休复，吉。	190	六二：黄离，元吉。	229
六三：频复，厉，无咎。	191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230
六四：中行独复。	191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230
六五：敦复，无悔。	192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231
上六：迷复，凶，有灾害。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192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232
25 天雷无妄	194		
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195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196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197		
九四：可贞，无咎。	198		

31 泽山咸	234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265
亨，利贞。取女吉。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266
初六：咸其拇。	235	37 风火家人	267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236	利女贞。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236	初九：闲有家，悔亡。	268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237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269
九五：咸其脢，无悔。	237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270
上六：咸其辅颊舌。	238	六四：富家，大吉。	270
32 雷风恒	239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271
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272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240	38 火泽睽	273
九二：悔亡。	241	小事吉。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242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274
九四：田无禽。	242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275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243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276
上六：振恒，凶。	243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277
33 天山遁	244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278
亨，小利贞。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278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245	39 水山蹇	280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245	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246	初六：往蹇，来誉。	281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247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282
九五：嘉遁，贞吉。	247	九三：往蹇，来反。	283
上九：肥遁，无不利。	248	六四：往蹇，来连。	283
34 雷天大壮	249	九五：大蹇，朋来。	284
利贞。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285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250	40 雷水解	286
九二：贞吉。	251	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251	初六：无咎。	287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輶。	252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288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253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289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254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289
35 火地晋	255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惠心，小人。	290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291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256	41 山泽损	292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257	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六三：众允，悔亡。	258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293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258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294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259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294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260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296
36 地火明夷	261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296
利艰贞。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297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262	42 风雷益	298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263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264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300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265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300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301	六四：井甃，无咎。	342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302	九五：井冽，寒泉食。	342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303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343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304		
43 泽天夬	305	49 泽火革	344
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307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346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307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346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308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347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309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347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310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348
上六：无号，终有凶。	311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349
44 天风姤	313	50 火风鼎	350
女壮，勿用取女。		元吉，亨。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315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351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315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352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316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353
九四：包无鱼，起凶。	317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餗其形渥，凶。	354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318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354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318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355
45 泽地萃	320		
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51 震为雷	356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321	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322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357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323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358
九四：大吉，无咎。	323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359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324	九四：震遂泥。	359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324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360
46 地风升	326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361
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大吉。	327	52 艮为山	362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328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九三：升虚邑。	328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363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329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364
六五：贞吉，升阶。	330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365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330	六四：艮其身，无咎。	366
47 泽水困	332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366
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上九：敦艮，吉。	367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334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334	53 风山渐	368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335	女归吉，利贞。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335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369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336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370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337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371
48 水风井	338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371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372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339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372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340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341	54 雷泽归妹	374
高岛易断	7 占断破解	征凶，无攸利。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375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376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377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377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378	60 水泽节	409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378		
55 雷火丰	380		
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亨。苦节，不可贞。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381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410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惠心，吉。	382	九二：不出门庭，凶。	411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383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412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384	六四：安节，亨。	412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384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413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385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413
56 火山旅	386		
小亨，旅贞吉。		61 风泽中孚	415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387	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388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416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388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417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389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418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389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419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390	九五：有孚惠心，无咎。	419
57 巽为风	392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420
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394	62 雷山小过	421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394	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九三：频巽，吝。	395	初六：飞鸟以凶。	422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395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423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396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424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397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425
58 兑为泽	398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425
亨，利贞。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害。	426
初九：和兑，吉。	399		
九二：孚兑，吉，悔亡。	400	63 水火既济	427
六三：来兑，凶。	400	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401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428
九五：孚于剝，有厉。	401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429
上六：引兑。	402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430
59 风水涣	403	六四：繻有衣袴，终日戒。	430
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431
初六：用拯马壮，吉。	404	上六：濡其首，厉。	432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405		
六三：涣其躬，无悔。	405	64 火水未济	433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406	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407	初六：濡其尾，吝。	434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407	九二：曳其轮，贞吉。	435
中村敬宇跋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436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436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437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惠心。	437
			439

序

一、作者序

人虽有智愚、贤不肖、贵贱、贫富之殊，其处世也，各劳精于思虑，一日无有间断。而其所志，或有为一家者，或有为一国者，或有为宇内之公益者，虽因各人天赋之能力不齐，而有大小轻重之差，大泛观之，无非希望国家之富饶，世界之泰平也。何则？假令能得一家之治齐，而所居之国乱，则不得独保其安也；又能得一国之治平，邻国扰乱，则亦不得独晏然于局外也。是理之所易睹也。

方今世运，益趋文明，学艺技术之进步，非复昔日之比也。博学高才之士不乏其人，治化之隆，如可翘足而待也。虽然，熟观今世之现状，皆以厚于己而薄于他为常，甲邦常思吞噬乙国，乙国亦常以抗之为事，人心益流于邪僻，仁义之风几已扫地，优胜劣败之势日甚，弱肉强食之情益著，自王侯以至于庶人，如有不安于身后之计者也。夫贤智之士，日夜劳心力，而思虑计划，尚且不自安，所以如此者何也？抑思虑之不足，而误其方耶？不可不顾虑也。

余谓是由人人忘失至诚通神之道，为使神人之间隔绝也。夫不通神，则不能稟天命；不稟天命，则不能前知将来；不知将来，则不能知人事之极。故其志望无所归著，而妄劳心力，是犹盲人而弄铳器，不能定标的而放弹，彼此皆受其害，岂不危险之甚乎？所谓不知天命而不畏之所致也。

今日之势，既已如此，余为是惧，而悯人生之不幸，将济之于迷途也。然而救济之术，惟在于介神人之间，而通其意而已。人若知神明之德不晦于今，则英雄豪杰之士，方其有疑惑也，必请教于神明，畏惮天命之严肃，博识高才之人，亦破想象之迷梦，知人生志望之所归著，则人心常有所戒惧修省，而自可生博爱之念也。于是风教亦自匡正，可得使天下之人，浴造化之恩泽也。是余之所希望，故今传人以至诚通神之术，欲使得神人冥会也。然既已有术，则不可无书，《易》则通神之书也。虽然，古昔圣人之所述，后世学者未能得其真意，而用之于实际也。今以国文译之，附以所见，欲使世人前知将来也。是所以述此书之大要也。

《易》之为书，明天地阴阳奇偶之理，以阐发造化之秘蕴。六十四卦，而网罗万象，盖宇宙间之事物，未有不阴阳相对者：有日则有月，有寒则有暑，有男则有女。且既有形而下之物，则必不可无形而上之道，亦犹人有可见之肉体，又必有不可见之心魂。心魂一脱去人身，则名之曰鬼神。鬼神虽不可见，人得以至诚通之，则依冥助而前知将来，凡庸之徒，亦可知神之有在也。

惟太古草昧之世，往往有能通神之术者，故人皆知有鬼神也。方今称文明之盛，人之智识凌驾古人，人事之便益进，为天涯比邻之观，然却不知感通于之鬼神，遂至有夸张无神论者。其故何也？盖治世之方，古今一变，人之气质，亦随之而变。夫接神之道，由精神气力之单纯；穷理之道，由智识思想之致密，故能穷物理，而却不能通神明也。古人之精神气力，以单纯故，能通神明，而不能穷物理也。是所以至诚之道行于上古，而巧智之术盛于后世也。请详述其变迁之所由。

夫阴阳之精气交而万物生焉。人之生也，稟受虚灵之心魂，而为万物之长。然裸体而无护

身之蹄角，又无害他之爪牙。方其穴居野处也，与猛兽毒蛇之类，互相竞争，胜之则食其肉，衣其毛，不胜则为所食。于是偶有捷智者，取火于火山，用以驱除猛兽毒蛇，始得为人类之世。尔来生民殖而禽兽减，乃至食料缺乏，数人以争一禽，斗争自是而起，其极至人相食，谓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世。

方是时，天悯生民，降斯大人，使之救济一世。大人见此状况，恻怛之心不能自禁，求救世之道最切。其至诚通神，感得畋渔之法，乃谕众曰：汝等今食他人之肉，而取快于一时，汝等之肉，他日又得不为人食乎？诚如此，则悲惨之状，有不忍言者。思之，勿复同类相食，如夫食料，吾能供之。乃作网罟，使之捕禽于野，漁鱼于水，众皆利之；又刻木磨之以石，名曰耒耜，以垦荒芜，播以草木之实；且教以火食，众皆德而服之，事之如神。自是之后，衣食足而知礼节，令行禁止，于是统御之道始举，建国之基斯立，君臣之分长定，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渐备。

以我邦观之，则皇祖琼琼杵尊天降之时，而在支那，则伏羲氏之世也。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幽赞于神明而创占筮之法，使人得问神决疑，前知将来，《易》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是也。夫《易》以八卦，表万物之原子，盖万物成于八原子之集合，故画八卦而现形而上原子于形而下，重之以为六十四卦，以应万象者也。“易”之为字，重合“日”“月”，并书之则成“明”字，谓从斯道，则万物无不明也。是《易》之所以名也。故《大传》曰：《易》以“知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状”，“知神之所为”，见“万物之情”，见“天地之心”。

盖人亦与万物同成于八原子之集合，故性情动作，共不离其序次也。故一知造化之理由，则知其性之所基。若死生之说、进退存亡之机、阴阳消长之理，默识冥合而活用之，得防祸乱于未萌，消灾害于未发。

是以羲圣以下数圣人，以《易》为世世相承之神宝，以为王道之基础。夫尧舜之禅天下于舜禹，其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忧人之所思虑，臆测想象而易违，故各卦第五爻，示得中正而施政之方。然至夏殷之世，气运渐变，人人专赖智力与劳力以营生计，无复如上古，赌身命于危险之境，为求食之要，是以精神气力，亦不能如上古之强壮，所关于精神气力之道术，渐趋衰颓，则势之所使然也。及周而文王出焉，恐世人专信想象之理，失闻神智之道，素人智之天真，乃崇奉神《易》，系以《彖辞》，以明羲圣之意。其辞穷幽明之蕴奥，拨造化之秘机，因天、泽、火、雷、风、水、山、地之八原子配合之理，以说及人事之吉凶悔吝，行以通神之术，造化之理，及神人交通之道，两相完也。其子周公旦，亦继文王之意，通观天下，感想事物之理虽甚错杂，或有一定之规则而运转之。征夏、殷《连山》、《归藏》之二《易》，中感鬼神、适事理之占例，与众学士从事其纂辑，果不违其所预想，知天下万象之起灭终始，不出于三百八十四爻之外。于是始照三百八十四爻于实际之事物，看以易情之变化，因卦时、卦义、卦象与刚柔之应比，与阴阳消长之气运，系辞于各爻，以大成《易》道。故周官太卜居八政之一，至春秋之世，尚重太卜之官，卿大夫掌之，上智远识之士，效而行之。

而周公之《爻辞》，多涉于比拟譬喻者，少直指善恶者，考其所由，是不拟以其才之美，成斐然之章，亦有所深忧而然。盖人之资质有善不善，故善人与不善人相待而为群，更互流行，中人从其流行，而左右上下。是阴阳消长之常理，恰如四时之循环，昼夜之交代，而当其暗黑之时，不可不揭灯火而照之，是教学之所以由兴也。夫一明一暗、一顺一逆如此者，即阴阳消长之理也。故遭“君子道长”之气运，善人得时，则天下治平，而《易》道自明；然遇小人道长之气运，不善人得时，若使善人占事，因彖爻之辞，明陈不善人隐微之心术，发露其奸恶，则其人羞耻之余，加害于善人，亦不可知也。故周公特用隐语而系辞，例如以凶暴者为虎，以狡猾者为狐，以愚钝者为豕，婉曲其辞，使不善人反省而无所愤恨，其用心也深矣。

是以孔子之圣，犹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韦编三绝，以研究斯道者，其果几何？乃叹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盖弟子中，或恃其才，以为天下之事无足为者，迂远之道，不足学也，于是中道而废。智者过之者，盖婉辞也，惟颜回独优，入圣域，不幸短命而死。宏才能辩如子贡者，未能与闻性与天道也。斯道之至大而难传，有如此者。

抑孔子所主，在与尧舜同诠《易》之中正，以行之于人事，故常用其中正，谓之中庸。中庸得天命之中正，而则神智以行之于人事，是虽圣人，所难实践也。故《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虽有达观远识，脱名利者，不至至诚通神之域，未能得之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夫行《易》有三要：明《易》理，一也；通世事人情，二也；至诚通神，三也。而其一、二，虽在深思推勘，至其三，则属精心气力，自行以至者也。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是尽性之诚，稟神智之教也。羲、文、周、孔之四圣，各有天赋之能力，举毕世之力，忧后世而述作，虽然，后世学者乏解释之力，二千有余年，冥冥晦晦，如存如亡，无复实用之者，不堪慨叹也！

《易》之为书，东洋之理学，而其卦六十有四，西洋化学，亦有六十四原素，其数如合符节，可谓奇矣。惟举其所异。西洋穷理之学，即物而穷其理，故分析其组织之要素，以知其性质功用之所在。东洋理学则不然，不问动植，天地间有形之物，各寓心魂于其中，有适当之性情者也。故复《彖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大壮》《彖传》曰：“天地之情可见”；《咸》《恒》二卦《彖传》曰：“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又《中庸》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矣。”

当知日月星辰及大地，皆大动物，而各有心魂，达其性情，保数万岁之寿，其效用亦极大也。若其他万物，小动物而其寿则短，亦各有心魂达性情者也。盖宇宙间，一切万物之心魂，皆造物主之分子，而无不至精至纯者也。而问此无数万物以何组织，则物质原子有八，即谓之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其中天、雷、风、火，气体而无形状；山、地、水、泽，实体而有形状。此有形无形八原子，互相抱合结晶，而能组成万物也。而由其原子之精粗灵顽各异物质，其物质能薰染其心魂各异其性，其性能因缘外物而各异其情，故虽如天地万物各分裂，而彼此不相关，是至精至纯，万物同体之心魂，暗暗里为物质所薰化。洞察斯真理而不疑，谓之知天地万物之情；洞察斯真理而去各自为物质薰染之私欲，以赞天地之性，以遂万物之情，谓之能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

而人之心魂，离肉体之后，不合同本原者有二：其一，致诚尽忠，计国家之幸福，死而后已之精神，其身死而心魂犹未复归本原，永在幽冥，而守天下后世者，谓之鬼神，《中庸》所谓“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即是也；其一，生涯欲逞自己之私欲，焦思苦虑之私心，其身死而心魂亦未能复归本原，彷徨于空中而为灾变者，谓之游魂，《易》所谓“游魂为变”即是也。然而鬼神感善人，而降祯祥于国家，游魂寄托恶人，而为妖孽于世间，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是飨阳神以火，飨阴神以水，盖因此理也。凡通此理而不迷者，由《易》而知鬼神之情状者也。

东洋理学之高尚如此，故从来学《易》者，概不能得肯綮。不征之于人事之实际，故不能知人情之错杂；或单为义理之学，不复解占筮之妙，拘泥字句之间，遂废其实用。且其称通《易》学者，则曰：“《易》教君子以常道，卜筮以谕权道”；曰：“伏羲之象，文王之辞，依卜筮以为教，孔子之赞《易》，以义理为教，其施为虽异，道则一也”；曰：“从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曰：“探赜索隐，以定天下之吉凶；钩深致远，预谕人事之悔吝”；曰：“《易》者，圣人所重之道，而为君子设者，后世以卜筮列之于技艺，大悖圣人之旨”；曰：“天下之

理，无不包罩《易》中，开物成务之学，只赖有此也”；曰：“圣人以《易》研几，示人向背，系吉凶悔吝之辞鼓舞天下，托天佑于贞悔，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又或一二熟卜筮者，亦惟玩象而逞臆测而已。”要之和汉未有尽圣人之深意者，又未有用圣人之辞而占者也。用《易》如此，犹以干将莫邪而代菜刀，岂可不慨叹乎？

余之所讲，则异于是。照之于事物之实际，发明圣人之深意于彖爻之辞，觉知鬼神之威灵常现于上下左右，畏警之念无有须臾之间断。盖余之于斯学也，其始非由师傅之教也。当读《中庸》之书，至“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悄然而思：凡人之处世，莫善于前知百事。乃考索至诚之道者十有余年，茫乎而无所得。当时情怀，如怀方书而失良药之感。然当横滨开港之初，因过犯禁下狱，实安政六年十二月也。其在囹圄也，不堪幽囚之苦闷，或悔悟任血气误生涯，万感辐辏于一身。转觉怅然之际，偶得《易经》下卷一本于席间，乃执而读之，以为吾闻《易》之书。

《易》之为书，儒者千百人中，能讲之者仅不过二三辈，而犹多不能通晓者。夫《易》者，四圣人各极天授之能，竭毕生之力而所述作，其不易《解》虽固当然，古昔圣人非故用不可解之秘语，作此怪谲之书，以欲窘后人也。由是观之，其难解也，非书之难解，由吾精思之未至也已。

今狱窗无聊，吾幸以往日所闻于师之西洋理学，穷其理之所在，则或得通之乎？尔来每日课一卦，昼则玩读之，夜则暗诵之，四阅月而卒业。自是之后，叮咛反复，精思熟考，造次颠沛，未尝暂废也。涉数月之久，觉于《系辞》、《彖传》等，少有所通晓，乃益勉励不辍。既而得略解全体之理，因假捻纸片以代蓍，即事而占之，其事或中或不中，苦其不恒。

于是沉思默读之余，幸思“至诚无息”之语，感悟“无息”二字，非单无止息之义，则无发气息之谓也。方揲筮之时，全止息吸呼而捧蓍于额上，以专念其将占之事，不得不发气息之际，分蓍而为二，此间不容发。自是之后，百占百中，以《爻辞》拟之，了如指掌，有悚然而接神之想。于是始知《易》之为用，全精神气力上之术，而至诚之道，一在无息之间；且悟六十四卦，则造化之理，即万物之根本、八原子之结晶学，而推原子遇不遇之性情，及之于一切之事物，自国事之大，以至于人事之小，细大不漏，得悉指之于掌之学；又并知三百八十四爻之别，即示时之缓急，事之难易者也。

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中庸引之。”盖圣人说神，三以“思”字为助语者，即自占筮之适中，而又同其感，确信圣人曰神者，与余之曰神者，亦无分毫之异也。“神”字从“示”从“申”者，盖神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人能以蓍筮问之，则无不示申也。亦可以证余神人交通之说焉。

俯仰今古，而观察世态人情，如上文所述。古之人淳朴而富精神气力，故能得交通于神；今之人狡智而专利欲，故不能交通于神。是以惟推测谋事，智者劳精神，竭思虑，而图国利民福，亦动辄陷权谋术数，以利己为主，不顾他人之害，常窥他邦之隙，欲以并吞疆土。盖彼等固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各人天赋之情性，不啻生存竞争，毕竟不知天命而不畏之所致也。请试论之。

今日如欧美各邦，以理制人心，斗巧智以争生存，则我制百吨之炮，则彼制二百吨之炮；我备钢铁舰，则彼抗之以水雷。益进而益巧，愈出而愈奇，其势不知所底止，遂至驾气球而自天空投入爆裂弹，则再复太古之穴居乎？然则口倡文明望开化，至其所行，则非却趋野蛮耶？当今文明开化之竞争者，全期优胜劣败；优胜劣败，即期弱肉强食；弱肉强食，即野蛮未开之风俗也。而欧美各邦进步之方针，正向此点而进者也。

宇内各国之情势，业已如此，而其所以未恣虎狼之吞噬者，赖耶稣教之力，而才抑制之；亚细亚诸国，赖神、儒、佛三道之力，而防遏之也。我皇祖及孔子、释迦、耶稣等，各圣人通神设教，示以神者佑人，人以至诚禀神惠，神人相应，致国家之福祉，是国教及宗教之所因起也。

然从生活之变迁，而气质之变化也，精神衰而至诚之道不明，故方今虽在神、儒、佛、耶之教职者，通神者几希。可知神虽欲保护国家，保佑民庶，以人失通之之道，神亦悯其愚而焦虑也。

盖自不通神，则不能详听神意，而妄说神德者，毕竟不过袭蹈古人之套语，此辈不足与语道，然亦一由斯道之衰颓，未可专咎此辈也。且无智之小人，为其说之所诱而信之者，亦虽属妄信，或以生近善远恶之心，未必无益也。惟中等以上之人，修形而下之学者，为无神论，而置神于疑惑之间，不知天命之可畏，圣言之可尊，或恣我意而蹂躏众庶，或乘威权而横行世间，弄才智而装豪杰，其死也以树巨大之纪念碑，为无上荣誉。此辈终身不知道，惟以名为真理，以利为现理，终名利之二途耳。虽偶有信神者，不能直得神意，止其自信而不能以神益世利人，是皆非完全者也，故其力终不能制止一般情势之炽盛也。然则人间生活上之快乐，其在何所乎？要之，其弊在不会神人交通之道也。

夫天之生斯民也，岂以同类相食为其主旨乎？宜优劣互相扶助，强弱互相提携，以各安其业，乐其分也。若夫邦国之于交际，亦犹个人之于交际也，有无互通，利便互计，相携相扶，不可不各享其天幸，全其天福也，否则如何而达人心和乐之世运乎？今世形而下肉体之便利日益进，而不能安形而上之心，则如何而得称真成之文明开化乎？而其进文明开化之方，不在欧美各邦形而下之穷理，在东洋形而上之道，其载道之书，实以《周易》为最也。是以余曩著《易断》十册，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应用之于实事，解释其辞，附以经验之点断，介绍神人交通之妙理。

尔来七年，世人未醒觉迷梦，顽乎而不畏天命，狎大人，侮圣言，不知鬼神之在冥冥，前知祸福而示之，见祯祥妖孽以为偶然，不尝有所省察敬戒。世道人心之衰颓日以益甚，盖为我书之所说，未尽其精微乎？余年已越六十，疾病亦且时至，若迨今而不完斯学之中兴，则其将期何世耶？是余不独为斯道忧，实所为天下后世忧也。乃不自揆，再补正《易断》，寄六十四卦以国政之组织、君臣之奇偶、人心之兴败，就实地所经验之活断三百八十四爻而述之，明神人交通、天命严肃之证，以使初学之人易悟《易》理之妙；进使后世学者继经验之序，终成就人间圣学；且欲使宇内智者学者辈，省臆测推量之徒劳，以《易》为神人交通之媒。

且夫我邦维新，当初之为国是也，在取彼长，以补我短，然欧美各邦之交际益频繁，而其所倾向，彼之事物，不择利害而输入之，我所固有，不问长短而废弃之，遂至有非变我道德国而为彼法治国不止之势。呜呼！亦可谓惑矣。夫选取利害长短，人世之通谊也，况欲弃我国粹之道德乎？抑方今最大急务，在使彼国人，知我固有道德之为何物。而为之之道，无过于平易说示《易》道。《易》者，道德之本原也，故早晚译此书以英文，传之于欧美各邦，欲使彼知我国方今有神人交通之术，又知人间统理之方法，不单在法律，而尤在道德也。

欧美各邦，专研究形而下之理，奏其实效者，如利用电气蒸气，皆无不巧妙，交通之利便，实古人所不梦见也。然如此，是利人间相互之交通而已，乌如我《易》道之神人相交通，而前知将来之吉凶祸福哉！是实东洋神奇之瑰宝也。今余不敢秘之，欲以传之于海外者，惟一片诚忠，在将为宇内开万世之泰平耳。凡百君子，谨而思之，余之所希望如此，著此书之主旨，亦全在此。慧眼达识之士幸谅微衷，大究斯学，俾圣圣相承之瑞珠再放光彩，神随之皇道得大明于世，而众人知希望之所归著，宇内万世之泰平，亦可期而俟也。

明治三十四年一月 高岛吞象识

余之幼也，家大人教之曰：“先哲所著之书，不啻汗牛充栋，然六经所载，则圣人之道。圣人者，天之所降，以为亿兆之君师也。”余于是读四书五经。业务之暇，手不释卷，积年之久，略谙诵之。窥圣贤之旨，探道德之原，颇有所自得。以为圣人之道，教庸人以仁义，教君子以《易》，使得至诚通神，预知将来，使在上君子，无误亿兆之休戚也。故君子因《易》以知有鬼神，“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善笃善行，虽赏之不为不善，盖知天命而常行仁义，故谓之道德。然而神者专，祖先之灵是合人之颜色气血而可知，然则人之于父子，非只身体教育之恩，父母歿而为灵，亦大而保国家之安宁，小而护子孙之幸福也，明矣。是孝道之所以贵重，而五伦天之所媒介也。

至诚者，圣人所谓“尽其性”也。《说卦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谓性者，心之所活动；命者，与“受命如响”之命同，吉凶所定也。言穷其义理，尽心之活动，以感得天命于筮数之义也。要之，人智所不及，而听神之教者也。卦爻之辞皆照于实用，不余一字，故《易》者不外圣人救世之意焉。盖庸人之所见，人之一身，以统括四肢五官而应事物为能，惟圣人不然，尽性至命，遣活动心魂以通鬼神，感得神意于筮数之方，以益后世。然世之读《易》者，拘泥文义，而远于实用，可不浩叹乎！

释氏之道，以明心见性为主；老子之道，以修心练性为要。故释老之道专于心性，而疏于治国家。惟吾圣人之道，以尽性命为极。苟人智所不及，听命于鬼神，小而可修一身，大而可治家国天下，岂如释老独善其身者乎？方今宇内各邦，互竞其力之时，舍此而可复他求哉！

祖先之灵，虽导国家及子孙以避凶趋吉之方，人不知尽性道，故神灵不能通其意，见其陷于不幸，亦不堪忧患也。人皆以为将来之事不可预知，余窃忧之，述此书以明圣人之旨，通鬼神之意，媒妁幽明，欲使天下后世，得至大之幸福也。

此编原余所讲述，使友人柳田几作笔记者也，今请清国人王治本氏，更补正之，便清国诸彦阅读。但序言以达意为主，故文辞鄙野，语无伦次，览者谅之。

余尝著《易断》、《易占》二书，先辈序跋文颇多，其中副岛种臣、中村敬宇、栗本锄云三君之文，尤得我心之所然者。今不忍去之，因录于左。

高岛吞象又识

二、栗本劬云序

文王之《易》，文王之易也；高岛嘉右卫门之《易》，高岛嘉右卫门之易也。

人固不能无才性高下之殊，而《易》从其人，各为见解，不得言管窥之天，非彼苍苍者。譬犹不龟手药，一以光，一以水战制胜，自人见之，则其用虽珠，自药见之，则齐为善用者。

抑高岛氏系在囹圄，幽郁七年之久，必与《易》谋而决趋避，终至为一家占断，此书即是也。

夫煤灯铁路，煌耀于横滨之衢，而蜿蜒于东京之道者，虽不过取于彼而施于我之事，创为之业，得丧不可判。众方在逡巡疑惧中，而高岛氏独奋当之，其胆勇非《易》鼓之而谁居？

匏庵栗本劬 撰

三、副島种臣序

高岛氏，深乎《易》者也。其言显而密，邃而理。自云吾未得神助而得鬼助，其占得《咸》四爻。

贤哉！高岛氏也。其真如云乎鬼者，周公之鬼乎？文王之鬼乎？孔子之鬼乎？庖牺之鬼乎？其或子平生所梦寝，别有其鬼乎？

余惟于良德，则宜或天助。是使鬼咸于子乎？抑余谓鬼者，魂未伸者，故不神？若此者，咸于其外，体或有之也。

《咸》四爻为“贞吉”，则果天助也，不鬼咸也。

所著书类，虽未读尽，所趋浩大，故书以赠也。

余亦近来有著书，殊觉于精义未悉，动多糊涂，将择吉日一日相会，以纵论余平生。
时下无恙是祈。

副島种臣 撰